

每当我觉得世界丑陋、人生无望时
我就提醒自己：仰望星空
星空永远在等我



BOY 21

[美]马修·奎克◎著 MATTHEW QUICK 刘国伟◎译

21号男孩

BOY 21

[美]马修·奎克◎著 MATTHEW QUICK 刘国伟◎译

21号男孩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1号男孩 / (美) 奎克著; 刘国伟译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11

ISBN 978-7-5500-1566-1

I. ①2… II. ①奎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60822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: 14-2015-0325

BOY 21

Copyright © 2012 by Matthew Quick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,
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

by Beijing Ruyixin Cultural Development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21号男孩

[美] 马修·奎克 著 刘国伟 译

出版人 姚雪雪

特约监制 苏辛夏莱

特约编辑 弓迎春

营销推广 陈晨

封面设计 红竹

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

责任编辑 游灵通 黎紫薇

营销统筹 蕊蕊

责任印制 张军伟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: 330038
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1/32 880mm × 1230mm

印张 8

字数 200千字

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

印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 32.00元

ISBN 978-7-5500-1566-1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5-41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序 言

有时候，我会自认为，在我家后院投篮，是我最早的记忆。

我那时只是个小孩子，爸爸就把那些小一点儿的篮球给了我一个，还把可以调节的篮筐调低了。他让我投篮，一直投到连续进100个球为止。这似乎是不可能的。然后，他就回到屋里去照顾我爷爷了。我爷爷最近才从医院回来，腿没了，手里抓着我去世奶奶的玫瑰经念珠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的屋子里寂静无声。我知道我妈妈还没回来，但我不愿意去想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于是，我就照着爸爸的吩咐做了。

虽然篮筐已经被调低了，可刚开始，我投篮还是连篮筐都碰不到。我投了好一阵子，投得脖子因为仰望都僵了，投得大汗淋漓。等太阳落山了，爸爸打开了照明灯。我继续投篮，因为和进去听爷爷的哭叫、呻吟比起来，投篮要好一点儿。再说了，投篮是爸爸让我做的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整夜都在投篮，几天、几星期、几个月都不停。我甚至不会暂停一下，去吃饭、睡觉或洗澡。我只是不停地投篮，头昏脑涨，觉得我再也不会回到我家屋子里去了。如果真能那样，那么在我开始投篮前，我就不必去想发生的事情了。

如果重复做同一件事，你就会忘掉自我，让思绪平静下来。

还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明白这一点的重要性了。

我记得树叶翩然而下，在我的脚下嘎吱作响；记得雪花刺痛了我的皮肤；记得长茎的黄花在篱笆附近绽放，然后又在七月骄阳的炙烤下枯萎。在这一切发生时，我一直在投篮。

我肯定还干了别的事情，比如，上学。这显而易见。但是，说到童年，我唯一能记住的，就是在我家后院投篮。

数年后，爸爸的话开始多了，还和我一起投篮了。挺好的。

有时候，爷爷会把他的轮椅停在车道的尽头，啜饮着啤酒，看我如何改进自己的跳投。

我渐渐长大了，篮筐被调高的频率也越来越频繁了。

后来，有一天，一个女孩出现在我家后院里。她一头金黄色的头发，唇角的微笑好像会保持到永远。

“我住在这条街上，”她说，“我和你一个班。”

我继续投篮，想让她离开。她叫艾琳，看上去真的不错，可我不想和任何人交朋友。在我这辈子剩下的时光里，我只想一个人投篮。

“你不理我？”她问。

我试图假装她不存在，因为时光倒流到那时候，我正假装着整个世界都不存在呢。

“你真怪啊！”她说，“可我不在乎。”

我投出的球当的一声从篮板上弹回来，直奔那个女孩的脸而去，可她反应能力不错，就在球要砸到她的鼻子时，她接住了球。

“我投一下，你不介意吧？”她问。

不等我回答， she 就把球投了出去，还投进了。

“我和我哥玩过这个。”她解释说。

我和我爸投篮时，谁投进去了，就可以接着投。于是，我把球递给了她。她又投了一次，又投进去了。她接着投，接着进……

在我的记忆里，她一连投进了几十个球，我才把球争过来。不过，她再也没离开过我家后院。我们两个一直投篮，投过了漫漫岁月。

季前

“有时候，有个问题让我感到困惑：是我疯了，
还是其他人疯了？”

——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

1

距离高三开始还有一周，艾琳穿着她的篮球训练服。通过袖孔，我能看到她黑色的运动胸罩。它有点儿性感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

我尽量不去看，尤其是我们正和我的家人吃早餐时。但是，只要艾琳身体前倾，举着叉子往嘴边送食物，她的右袖孔就会展开，小乳房的形状就会在我眼里一览无余。

别看了！我对自己说。但是，这根本不可能。

大家一边吃着鸡蛋和香肠一边聊天，但是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

没人注意到我正盯着那里看呢。

艾琳太有魅力了，太好看了。当她在场时，我爸爸和我爷爷根本就不注意我。

和我一样，他们的眼睛也总是盯着艾琳。

当我们站起身来要离开时，我那坐在轮椅里、没腿的爷爷喊道：“让这个镇子里所剩不多的爱尔兰人感到骄傲吧！”

我爸爸说：“尽你所能。记着，这是一场漫长的比赛，最后你总能胜过天才。”

那是爸爸的人生格言。不过，他最后却落得孤身一人。他上夜班，在桥上收通行费。这样的工作，既不需要天赋，也不需要良好的职业道德。

我爸爸的人生相当乏味，而这主要是因为爷爷。但是，当他说我能通过日积月累的努力战胜天才时，他的眼中总是充满希望。因此，为了他，也为了我自己，我就尽我所能地那样做。

我真的觉得，爸爸看我打篮球的那些夜晚，是他整个人生中最好的夜晚。我之所以那么喜爱篮球，原因之一就是让爸爸高兴。

如果我打了一场不错的比赛，爸爸就会说，他为我感到骄傲。同时，他的眼睛会湿润。结果，我的眼睛也湿润了。

要是爷爷看到我们那个样子，他就会说我们像女人。

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艾琳对我说。

即使我不愿意那么做，可当我看着她的脸，注视着她酡浆草绿色的眼睛时，我就想在今夜晚些时候吻她。我开始变得不自然了。于是，我赶忙把那种念头从脑袋里赶跑了。

现在不是卿卿我我的时候。现在是把身体练得棒棒的时候。再有两个月，篮球季就开始了。

2

你们也许需要知道，人们把我称作“白兔”。

只要餐厅里供应煮熟的胡萝卜，特雷尔·帕特森就会偷偷溜到我后面，一边开玩笑地把他的胡萝卜倒在我的盘子里，一边大喊“喂白兔”。接下来，所有人都会学他的样子，直到胡萝卜聚成一座橘红色的小丘。

这种情况始于上一个春天。第一次发生时，我真的生气了，因为人们不停地走过来，把他们不想吃的东西丢在我的盘子里。这样做不太卫生，尤其是因为我还没有吃完我的午餐。

不是篮球季的时候，在餐厅里，艾琳挨着我坐。她就开始热心地吃我盘子里的胡萝卜，并向人们表示感谢，把他们都搞糊涂了。

她摆出一副彻底疯掉的架势，不停地说：“好吃！我还能多吃点儿吗？”于是，人们不再笑我，反而笑起了她。

我实际上喜欢吃胡萝卜，于是我也吃了一些。我知道艾琳的打算起了作用。再说了，在我吃这些橘红色蔬菜时，我真的不在乎人们的笑话。我想，我将拥有比任何人都好的视力。于是，我就听之任之了。

问题是，倒胡萝卜这种事一周发生一次，并且实际上它再也不搞笑了。我希望，到了夏天，人们会忘掉这种事。但是，我对此表示怀疑。

我们高中的白人孩子也就几十个，而我是其中之一。我就像一只兔子那样安静。埃米纳姆在电影《8英里》中饰演的人物的绰号就叫“B-兔子”。埃米纳姆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白人说唱艺人。我长得还真有点儿像他。

但是，人们之所以叫我“白兔”，主要原因是，我们不得不读约翰·厄普代克写的那本非常悲惨的书。这本书讲的是很久以前的一个篮球明星的故事。他名叫“兔子”，长大后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。我不是明星，可我是我们校篮球队里唯一的白人孩子。

威斯打中锋。除了我，上高级英语课的篮球球员只有他。他给我所有的队友都讲了厄普代克的那本书。实际上，他只讲了一部分。那部分里有个白人篮球球员，那个球员有个令人难为情的名字。于是，我的队友都开始叫我“白兔”。

那个绰号粘在了我身上。现在，邻居们也都叫我“白兔”。

3

艾琳和我从车库里取出篮球，在我们后院的篮筐上，我们各罚了 100 次球。那是我们高中最后一个篮球季，是“最后一投”。于是，我们刻苦训练。

我们模仿比赛状况，一次投两个球，并且为了抢篮板球彼此拦截。艾琳是 100 投 88 中，我是 100 投 90 中。

接下来我们做 5 英里¹慢跑，并且在慢跑中运球。

我们沿着奥谢街做了一英里右手运球，经过了一排房屋。那些房屋已经坏掉了，呈现出灰色，就像爷爷的牙齿。我们来到了学校。在学校的一个跑道上，继续跑接下来的四英里。那个跑道有些年头了，状况糟糕，上面竟然长着野草。每跑一圈，我们就换一种运球方式，有左手运球、交叉运球和背后运球。只要是合规的运球方式，我们都做了大量练习。

我们学校所有其他篮球球员也参加了橄榄球队或啦啦队。他们在挨着跑道的场地上练习。但是，在凌晨这么早的时候，他们

1 1 英里约为 1.609 千米

还没有开始练习。艾琳不会只穿啦啦队队服，而我的天赋不足以成功地从事多种运动。此外，我想把我的全部都给篮球。

等练完了，我们已经汗流浹背。一缕缕金黄色的头发粘在艾琳的脸上，她漂亮的小耳朵都变红了。当她脱掉训练服、只戴着运动乳罩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她的肚脐是一个美丽的谜。

我们休息了一会儿，等着学校开门，因为管理员又迟到了。我的肌肉热乎乎的，身体感觉松弛了很多。

我们没说多少话。

在我认识的人中，认可我的沉默的人不多，而艾琳就是其中之一。此外，由于我不喜欢说话，这让我们成了珠联璧合的一对儿。我不口吃，也没有类似的毛病。我只是不愿意说太多的话。

我们默默地在草地上坐了一会儿。

“你觉得女篮今年会再次赢下州赛吗？”艾琳问我，因为她感受到了再次赢下比赛的压力。

她其实是想问我，她是不是够优秀，可以带领她的团队一路拿下州冠军。这是因为，我们女队另外一个明星球员凯莎·鲍威尔去年毕业了，如今为田纳西女志愿者队打球。和艾琳相比，其余的女篮球员差远了。

担忧让她的额头起了皱纹。于是，我点点头，热情洋溢地笑了笑。

说真的，艾琳可能是州里最好的女队员。

我的队友老是说粗话。他们经常说，如果艾琳有根阴茎（他

们用了另外一个词)，我恐怕要坐替补席了。这话听起来让人不爽，可当看着她主宰了一场比赛时，我常常想，我的女友是不是真的能打败我，让我丢掉位置。关于这种猜想，我们说得太多了。

我知道，我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打不了大学篮球赛，甚至连三级赛也打不了。在我们队里，我不过是个角色球员，不是明星球员。对这种情况，我认了。但是，艾琳真的有机会造就一支优秀的大学队，获得奖学金。我那么喜欢训练，打淡季篮球，也是因为这是帮助艾琳的一个机会。

我们只想早点儿离开这个镇子，一起离开，而艾琳的篮球事业也许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我们一直谈论着离开贝尔蒙特，早点儿让我们的家庭史成为过去，挣脱掉这里的一切。我们目睹了很多人都犯了错误并被困在这里。艾琳的哥哥罗德是这样，我爷爷也是这样。

坐在草地上，看着她美丽的腹部，我开始想和艾琳有所发展，想把手放在她的腹肌上来回抚摸。于是，我不得不去想我爷爷那双在大腿下面就到头儿的腿，想他的断腿，因为这样一想，我脑袋里的性念头就会消失。就那样吧，我的头……

就在这时，管理员打开了体育馆的门，说我们可以进去了。

在体育馆里，我们做了各种短距离全速奔跑，做了投篮训练，还练习了罚球。

接下来，我们出来，去了体育场。我们在台阶上跑上跑下，跑了 20 分钟，跑到胸口怦怦跳、肌肉抖动、肺部发热。

回到体育馆，我们又练习了一些投篮方式。就在这时，橄榄球队的队员们进来了。他们到了上厕所、喝水的时间。

特雷尔·帕特森就在那群橄榄球队员之中。他是领头往我盘子里倒胡萝卜的家伙，在队里是首发四分卫、得分后卫。他喊道：“哟，白兔啊！你干吗练跳投啊？伙计，你永远也不会在一场比赛中投篮。你明白这一点！你的任务就是给我传球。就是这样。”

在练习投篮的间隔，我指着特雷尔，微微一笑。

我是控球后卫，我要干的活儿，是把球传给得分手。特雷尔去年平均每场得 23 分，而我给他喂球，赢了不少助攻。他可能不会说我是他朋友，但他是我的队友，我因此把他当兄弟。

我已经当了两年首发控球后卫了。

特雷尔微微一笑，用拳头捶了两下他自己的胸口，然后打了一个和平的手势。

“你怎么做啊，白兔的小宝贝儿？”特雷尔冲艾琳喊道。

这让橄榄球队员都大笑起来。

艾琳向特雷尔摆出一副厌恶的表情，喊道：“我谁的宝贝儿都不是，特雷尔！”

“该死！那女孩冲我发火呢！射门！”特雷尔说。

这让所有人又笑了起来。接下来，他们全都跟着他们的教练进了更衣室。

特雷尔离开后，艾琳的传球更难防、更有力了。她想让我明白，她心烦意乱。

等我练习完了那种投篮方式，她就大步走出了体育馆，尽管